



唐朝时来华读书学习的日本留学生《吉备大臣入唐绘卷》局部

【短史记】

古代外国人来华留学，还能参加科举

□本报记者 朱文龙

在越来越多中国人出国留学的时候，许多老外却来到中国求学。有报道称，2017年共有48.92万名外国留学生在我国各高校学习，我国已成为亚洲最大留学目的国。其实，这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，晚清之前，中国一直都是外国人留学的首选。

“幸福”的日本留学生： 衣食住行从不担心

据史料记载，外国派遣子弟来我国留学，始于东汉明帝时期，但大量地吸收外国留学生始于隋唐时期。

隋唐时期，是我国封建社会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空前繁荣和发展的历史时期，由于大一统国家的建立、国家的强盛，对外交往十分频繁，周边各国纷纷派遣使者入朝，其中就有不少留学生。在这其中，尤以日本的留学生最为著名。早在隋朝时期，日本就开始向中国派遣使节和留学生，进入唐朝之后，从日本来华的使节和留学生数量不断增加，而这些人也把中华的文明传到了东瀛。

当时的日本政府对赴华留学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。留学生均为精挑细选而来，凡入选使团者一概予以晋级，并赏赐衣物。在使团起航前夕，要举行隆重的“拜朝”典礼谒拜天皇，天皇向正副使节赐予“使节刀”，接下来举行饯别宴会，甚至有时会专门准备唐朝筵席。

来到中国后，这些留学生大都被安排在国子监学习。国子监是唐朝的最高学府，不过，留学生是分等级的。国子监下分六馆，即国子、太学、四门、律、书、算馆。依据《唐六典》，进入哪一个学馆要看家庭出身背景。如“国子”的学生，父母的官衔一般要在三品以上；“太学”的学生，父母的官衔一般要在五品以上。另外，留学生入学前还要接受汉语水平测试，不合格的人，也是没有资格入学的。如日本贵族子弟橘逸势，尽管书法水平出众，但因为不精通汉语而无法进入太学，后来只好修习琴艺，在长安呆了不到两年便快快而归。

唐朝是一个开放的王朝，对番邦属国一般都采取睦邻友好的政策，这些日本留学生入学之后，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。比如鸿胪寺每年要从国库拨粮供这些留学生使用，留学生在唐朝学习期间的食宿和四季的衣服都是由唐朝负责。此外，还尽力满足他们登第入仕的要求，在科举考试中设了一门宾贡科。宾贡科及第的留学生，允许其在唐朝入仕做官，愿意定居唐朝的留学生，还给予免除徭役的待遇。

“多舛”的朝鲜留学生： 受政治关系影响大

与日本一样，我们的另一个邻国——朝鲜也向中国派遣了大量留学生。

唐朝时期，朝鲜半岛上有三个国家，其中最强的是新罗。为了学习中国的政治文化，新罗向唐朝派遣大量的留学生，通过这些留学生引进唐朝先进文化，促进了本国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教育、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繁荣。

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，中国和朝鲜进入了留学“蜜月期”，唐宋两朝，许多来自朝鲜半岛的留学生不远万里奔赴中华，在两国的友好史上书写了重要篇章。

不过好景不长，到了明代的时候，这种“蜜月期”被朝鲜的对元政策打破。

其实在明朝建立之初，统治朝鲜半岛的高丽与中国的关系还是比较融洽的。明洪武三年(1370年)，明朝重开科举，特诏高丽有经明行修之士赴京师会试，

不拘额选取。高丽派朴实、金涛等前来赴考，金涛一举中三甲第五名。可是，两国关系很快出现裂痕。由于高丽长期臣服于元朝，而且两国王室世代通婚，所以高丽与北元(1271-1391)一直藕断丝连，加上连续发生明朝使节在高丽被害事件，两国关系紧张起来。不久，明朝进军中国东北，完全控制了辽东地区，高丽和明朝之间又面临着边界划定问题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高丽的留学生派遣不可能顺利进行。

明洪武二十五年(1392年)，高丽大将李成桂推翻高丽王朝，建立朝鲜王朝，史称李朝(1392-1897)。李成桂即位后，立即向明朝表示事大之诚，并多次请求颁赐国王印信、诰命。但是，明太祖出于对高丽的恶劣印象，对李朝政府十分戒备和冷淡。所以，李朝政府尽管希望能像前代那样继续派遣留学生到中国学习，却未能成行。后来，李朝的国王又多次向明朝的皇帝上书，希望能够派遣学生来华留学，无一例外都被明朝政府拒绝。

明朝被清朝取代之后，面对中国的新兴王朝，李朝却对派遣留学生赴华的事情只字不提。这是因为李朝统治者从骨子里瞧不起清朝，认为其是“胡虏”，没有什么好学的。即使派人，也是学习历法，像明朝时期那样隔三差五上书请求派遣学生留学的场景，在李朝政府完全绝迹。

“神秘”的俄国留学生： 了解西洋世界的一面窗

虽说朝鲜在清朝时期不再向中国派遣留学生，但是清朝国子监中的留学生并没有因此断绝。在这些留学生中，一些来自俄罗斯的金发碧眼的学生显得尤为突出。

明清交替之际，从属于俄罗斯的哥萨克人不断侵入黑龙江流域，向清朝管辖下的当地少数民族收取实物税，并构筑堡垒屯驻。随后，清军和俄罗斯展开激战，在双方都付出大量伤亡的代价后，中俄双方签订了《尼布楚条约》和《恰克图条约》。这两个条约中俄双方带来了和平。

根据《恰克图条约》第5条规定，清朝协助俄国在北京建立一座东正教堂，俄国则定期向北京派遣传教士团和留学生。传教士由清朝“供以膳食”，留学生由俄国“供其膳费”。

俄国留学生来京，主要学习满文、汉文。俄国政府规定，派往北京的留学生，“自他们到达北京之日算起，学习期限为十二年，期满后即行返回俄国”。到了道光年间，因为这些俄国人思乡心切，学制改成了五年。

清初，为了处理中俄两国的关系，出于外交事务的需要，政府专门在北京设立了“俄罗斯文馆”，选派八旗子弟进馆学习俄文。俄国传教士和留学生来京，有不少人被清朝聘为俄罗斯学教习和理藩院的翻译。其中，随第二届传教士团来京的留学生伊拉里昂·罗索欣，从雍正十三年(1735年)起担任俄罗斯学教习和理藩院翻译。出于教学的需要，罗索欣编了一本《俄罗斯翻译捷要全书》，这是中国学生使用的第一部俄语教科书和辞典。

此外，俄国传教士团和留学生来京时，还带来了许多俄文书籍，其中数量最多的一次是在道光二十五年(1845年)，俄罗斯赠予了中国357本图书，道光帝令将这批书籍收藏于理藩院，以待日后组织翻译。随后这批书籍的书名先被译出，内容涉及俄国历史、地理、数学、武器、医药等诸多方面，京师“好事者争相传录”。可以说这些书籍，为闭关锁国已久的中国人，打开了了解西洋世界的一面窗。

【人物志】

丁肇中回家

□赵桂琴

2018年7月5日晚，诺贝尔奖获得者、华裔物理学家丁肇中先生抵达济南，我很兴奋，又可以见到丁先生了，距离上次见他，已有四年时间！

因工作之便，之前先生每次来济南，我几乎都能有幸见到他，也曾零距离地拍了很多他的照片。7月6日早上，我们代表山东海岱传统文化研究发展中心，向他赠送了剪纸艺术家梁巧艳的作品和《鲁地情歌——讲好山东故事精品集》样书，丁肇中先生很高兴地翻看着书，深情地说：“乡愁是每个不在国内的中国人都会有的情感，我每次飞回山东，就找到了回家的感觉！”

1936年1月27日，丁肇中降生在美国密歇根州的安娜堡，其时，他工程学教授的父亲和心理学教授的母亲正在这里做访问学者，提早出世的他意外成为美国公民。两个月后，一家三口回到了中国，因为在战乱年代，丁肇中直到12岁居然都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。就在7日的早上，他饶有兴致地给我们讲述了他在青岛的那段时光。

他说非常留恋和父亲在山东度过的那段日子，他不仅见到了祖母和丁氏家族中的许多成员，父亲还常常带他去看京剧和电影，却从来不强迫他念书。如此开明的父亲，实在难得！

1946年至1947年期间，丁肇中的父亲在山东大学当教授，并为联合国救济总署工作，他单独和父亲一起住在青岛，呆了不到一年。

令丁肇中记忆犹新的，是父亲那次送他去上学的经历，至今让他感觉“恐怖”。青岛有一个地方叫大港，还有个地方叫小港，大港小港的工人中日照人最多，日照籍的丁肇中对这点记得很清楚。他说有一天他去大港玩，那里有个天主教教堂，还有个天主教小学，父亲把他送去，里面的德国修女面无笑容，他害怕极了，第二天拒绝去上学，下午就让父亲带着去看电影，从此以后再也不肯去那个地方了。

童年的丁肇中，大部分时间都是呆在家里。非常值得感激的是，他的父母从来不管束他，而总是激励他的兴趣。不像许多中国父母那样强求自己的子女在学校中得到好分数。

父亲常常向他讲述一些伟大的科学家，像是法拉第、牛顿、爱因斯坦和冯卡门的故事，父亲谈起他们时的神态，都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。

可能正是童年的这些情节，让丁肇中立志成成为一名科学家。

1948年迁居台湾后，丁肇中开始没日没夜地补习功课。很快，丁肇中补上了落下的课，还被保送到成功大学。1956年，丁肇中转学到了父母的母校密歇根大学读工程。一年后，转到了他更感兴趣的物理系，仅用5年时间，天资聪颖的他就在密歇根大学获得了学士、硕士和博士学位。

他给我们讲的另一段故事，则让大家深刻感受到了那颗激烈跳动的民族心，那真诚深沉的爱国情。J粒子的发现，使丁肇中成为197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。按照惯例，获奖人在颁奖典礼上要用本国语言发表演讲，他被要求必须用英语演讲。但是他说，自己是中国人的后代，只不过是美国的土地上出生而已，所以要求先用中文演讲，再用英文复述。瑞典皇家科学院对此感到为难，美国政府也不同意。美国驻瑞典大使几次找到他，要他放弃这种想法，他的回答是：“这不是你的事，你管不着。”

1976年12月10日，丁肇中的声音响彻诺贝尔奖颁奖大厅：“中国有句古语，‘劳心者治人，劳力者治于人’，这种落后的思想对发展中国家的青年们有很大的害处。由于这种思想，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青年倾向于理论研究，而避免实验工作。我希望我这次得奖能够唤起发展中国家学生们的兴趣，注意实验工作的重要性。”

丁肇中先生的祖籍是日照市东港区涛雒镇。尽管他出生、生活在美国，但对祖居地一往情深，曾先后七次回日照祭祖探亲。看到我手里拿的2014年他回乡探亲时我给他和儿子克里斯托弗·丁拍的合影，丁肇中指着照片中的克里斯托弗·丁幽默地说：“这个人我认识。”并拿给夫人苏珊看这个他们共同“熟悉”的青年。

说到对山东的印象，丁肇中感觉山东这几年进步很大。

而给他印象最深的还有他老家日照的煎饼，为此，他向我讲了一件趣事。日照人去法国考察，随身带着煎饼，不吃人家准备的法国牛排，吃自带的煎饼。我问他喜不喜欢吃煎饼，他哈哈大笑，我揣测，以他的年龄应该不大喜欢吃这种很考验牙齿的食物了，尽管这是家乡特产。鲁菜是中国的名菜，丁肇中还是很喜欢吃的，这次来济南，就大吃特吃蒲菜水饺、济南油旋、潍县肉火烧等山东名优小吃。

树高千尺，叶落归根。2012年，丁肇中先生还带上女儿、女婿、外孙女、外孙一起回家，在祖父丁履巽的墓前，他告诉孩子们，“Your root is here(你的根在这儿)。”

学贯中西，又虚怀若谷。丁先生谦虚地表示，自己对于齐鲁文化，不能说有印象，不过很浅薄地略知一二，但他说：“我永远记得我的老家在山东，也要把故乡的根深深扎在孩子们的心里。”